

邊

政

考

邊政考卷之十一

西域經略

張騫武帝元朔三年募能通使月氏者騫以郎應募使使月氏
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乘間西走數日至
大宛為發道驛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留歲餘乃還為匈
奴所得會匈奴亂乃逃歸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
南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
孫東則于窰于窰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
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
餘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水艸無畜牧與匈奴

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在大夏皆見印竹杖蜀布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於是使騫為使西域始通

鄭吉會稽人宣帝地節三年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元康二年匈奴擾田者詔吉屯渠黎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欲降漢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封為歸德侯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以吉為西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慰撫諸國誅伐初懷集之焉

史有曰漢之號令頒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然哉使鄭吉不為屯田壘城則無以伸慰綏誅伐之志漢之號令

其何能成若張騫則固一傳命使耳

馮奉世字子明宣帝時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元康初烏孫有擊匈奴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帝欲安之以奉世為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沙車王叛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北道兵五萬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以為光祿大夫

陳湯元帝建昭元年湯為西域副校尉為人沉勇有大慮策謀喜竒功時匈奴郅支單于自以大國為乘勝驕不為

康王禮困辱漢使者湯乃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
襲擊于康王斬之傳首至京師懸高街十日竟寧元年封
湯爵關內侯甘延壽為成義侯

竇融平陵人世任河南為吏人所敬向初為屬國都尉更
始敗衆乃推融行河西五部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
而融政尚寬和上下相親宴飧當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
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羌胡皆震服
親附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遣聞光武即位決策東向遣
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因賜璽書拜融為涼州牧融乃與五郡
太守共砥礪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詔報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隗囂使使賂遺先零羌封何與共結盟
欲發其衆融進擊封何大破之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八
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
數萬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城帝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
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封融爲安豐侯

竇固未平十五年以固長從其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以固
爲奉車都尉同附馬都尉耿秉將兵屯涼州十六年分道出
擊匈奴固與耿忠率張掖酒泉燉煌中卒及盧水羌胡出酒
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
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十七年復與耿秉騎都尉劉張

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班超永平十六年竇固使假司馬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踈懈超疑必有虜使至狐疑未知所從遂與吏士三十六人夜奔虜營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超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人悉燒死明日以虜使首示廣廣遂納子為質復遣使于闐其王廣德禮意甚踈且信巫言求漢使騎馬以祠神令其相私來彼求馬超令巫自來乃斬巫而鞭其相廣德懼斬匈奴使以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十七年復與竇固執踈勒王兜題更立其故王子忠章帝建初元年留屯踈勒五年以平

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義從統超平西域八年復拜為西域將兵長史章和元年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龜茲等兵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和帝永元二年遣兵擊月氏騎兵殺之月氏由是遣使奉獻三年以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六年討焉耆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俱納質內屬十四年以老乞歸

耿恭明帝永平七年恭以司馬為戊校尉屯後王部今蒲州城十八年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恭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潰大驚會大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漢兵

神真可畏也乃解去十一月車師叛復與匈奴共圍之恭率
勵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煮鐵弩食其筋革與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關寵上書求救乃詔酒泉太守段彭等將兵
救之章帝建初元年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軍吏范光因
請迎恭歸拜騎都尉

班勇超之子安帝延光二年以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三年
鄯善龜茲溫宿諸國降附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後累破匈奴師兵先是匈
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
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嘗

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為長久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除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日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內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後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苦心勤營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

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其期會鄯善軍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肯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其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南疆鄯善

干闥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鍾顯等
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
今車師已屬匈奴喜不可保信一朝反復班將軍能保北
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
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
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
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
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
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境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後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比屬夷虜并力以寇掠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熈中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

討零吳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
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嵩等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等不
遵法度規到州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流
氏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後拜度遼將軍薦張奐以自代
朝廷從之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魏明帝昔為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
河右少雨常若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塩池以收虜穀又廣
開水田募貧民田之家家豐足倉廩益溢乃文度州界軍用

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
祀彰善黜惡彈邪繩枉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賞賜
散與將士與胡羌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師乃斬
以徇由是州界肅清

裴矩字弘大河東人煬帝昔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矩
掌之矩訪諸國山川風俗人物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
合四十四國奏之乃別造地理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至
西海將二萬里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
善總湊燉煌欲收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至張掖引諸胡自
是西域往來相繼大業五年帝西巡至焉支山命矩說高昌

王勣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召使入朝伊吾獻西域數千里之地
地置西海河源鄯善等郡大開屯田以通西域之路

蘇定方高宗顯慶二年定方爲前軍總管擊西突厥至曳咥河
西敗沙鉢羅兵冒雪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
沙鉢羅脫走趨石國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
置郵驛依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
悉括還之百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沙鉢羅獲之分
其地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

薛仁貴絳州人副鄭仁恭爲鉄勒道行軍總管嘗九姓衆十餘
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降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仁貴之勇不可尚矣人知其勇足以奪羌戎之氣而不知
其義足以收高麗之心史稱其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撫治
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嗚呼若
仁貴可謂有名將之風使徒屑屑於劍戟弓矢之恃抑末
矣

張孝高初爲監察御史奉使廓州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
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高率旁側戎落出龜茲
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
降勒石紀功而還

杜暹初爲監察御史按事至突馳施突馳施饋之金暹固辭左
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狀
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宋晟鳳陽府懷遠人洪武十三年以都督鎮守涼州蒞政十年
軍民悅服二十五年調守甘肅是年討哈密擒其王子脫脫
末樂元年勅賜平羌將軍印授使西域開通道路納忠順
王脫脫歸故地擒其逆臣司徒平章火者斯等召諭失把而
都王子把都帖木兒等來降得其人馬駝萬計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永樂中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
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皆豐城侯李彬鎮陝

西遂 勅彬率師剿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榮
還奏餉道險阻天皆冱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
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史昭廬州府合肥縣人永樂三年哈密忠順王司徒火者斯等
倔強遏絕西域首道昭率兵出討設計擒逆者以歸八年北
征克鷹楊將軍十二年由鉄門關出剿達寇有功二十二年
陞都督僉事鎮守西寧宣德中以曲先番寇邀劫貢使克總
兵官直搗巢穴生擒首惡斬獲部落駝馬萬數威鎮絕域

馬文升 許進 鄧璋 陳九疇 彭澤 王瓊

成化九年土魯番酋速壇阿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

時忠順王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頭自者林所弑王母
督溫蒼力守國不從阿力遂虜王母及金印以歸王母甥罕
慎哈密衛都督他他木兒之子避屈苦峪十四年速壇阿力
死子速壇阿黑麻立二十年甘肅守臣以哈密忠順王絕嗣
年久奏令罕慎帥罕東左諸衛夷衆入臣哈密襲忠順王弘
治元年速壇馬黑麻至哈密城下時誘忠順王罕慎詐言欲
與結親頂經盟誓罕慎信之出城被殺因遣使入貢且以罕
慎非脫脫親族乞天使往和番願自為忠順王兵部尚書馬
文升奏 本朝處待外夷雖北虜強盛未嘗遣使講和土魯
番自有分地難令主守哈密至於入貢則有舊例在所不拒

但請 勅切青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等賚 勅
青諭阿黑麻遣使寫亦滿速兒等獻還哈密城池并忠順
王金印赴京進貢兵部奏行禮部量加優賞請 勅獎諭陞
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撫夷千戶楊翥等各陞二級鎮守太
監傅蕙巡撫都御史王繼總兵官右都督周王各賞紵絲二
表裏銀十兩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
脫同族奏差指揮哈林等詣西寧求其族孫陝巴者襲封忠
順王令守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人
潛往土魯番必禪地方盜馬殺人馬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
木郎支解之以陝巴與土魯番皆蒙古元之後裔不殺執歸

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候謙經略差哈密人滿刺阿力克
賚勅責諭被留海等請暫絕西域貢路拘留先獻還城印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於甘州從之十七年哈密夷人傳報阿
黑麻差使臣五名貢馬駝獅子方物送回陝巴在三角城住
候索漢人通事往彼迎取尚書馬文升奏言陝巴柔懦不立
縱使還埃亦難令其守國不必差人迎取宜命侍郎張海等
待陝巴果回革去王封暫置甘州令都督奄克剌掌管哈
密衛事與回回頭目寫亦虎仙哈刺灰頭目共守哈密阿黑
麻使臣并陝巴不果來張海等回大學士丘濬奏言海等經
略無狀調海山西叅政候謙閑住巡撫都御史馮績取回尋

編口外隆慶州為民安置夷使寫亦滿速兒等於兩廣福建
阿黑麻復入哈密據之謂與前元同族自稱可汗領衆掠罕
東諸將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阿黑麻退回本土以頭
目牙蘭據守哈密巡撫都御史許進請兵征之進先遣撫夷
指揮楊翥詣赤斤諭令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差
人往偵獲牙蘭步卒也的骨者具言土魯番集衆四千欲掠
罕東等衛因犯肅州瓦剌達子小列禿領兵邀擊退走又言
牙蘭哈密精兵不過二四百餘皆老幼婦人遂議令副總兵
彭清領官軍一千五百并調赤斤蒙古等衛夷兵一千五百
往襲之進與太監陸闇總兵官劉寧繼往是年十一月初六

日出嘉峪關中途三日無水得雪水飲之十八日至哈密城
下攻圍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餘級獲忠順王陝巴妻女
并牛羊三千宥脅從者八百餘人捷聞加陸闡俸二十石劉
寧陞右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都
督僉事九年三月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
并哈密衛頭目奄克孛刺等住守刺木城奄克孛刺等密會
瓦剌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首并其衆百餘人
奄克孛刺等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之哈密舉火瓦剌
小列禿見之領兵來救土魯番退走甘肅守臣奏乞差出羈
留貢使數人往諭阿黑麻令其納款尚書馬文升議以土魯

番未見遣一虜使上一款書顧乃憑被拘囚之使為此邀致之謀非為無益反增其侮不許十年七月阿黑麻差夷人滿刺阿力克等送陝巴回哈密阿黑麻兄馬黑木王差夷使送番書云西域諸國不得通貢然阿黑麻今悔過送回陝巴乞許與黑婁諸國通貢放回羈留夷使寫亦滿速兒等是年十一月兵部會官議奏起用故威寧伯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并經略土魯番哈密事情十一年王越至甘州拘集畏兀兒頭目都督奄克孛刺回回頭目都督寫亦虎仙哈刺灰頭目指揮迭力迷失等三種夷人審問陝巴應否復立皆云陝巴係安定王孫族與先忠順王脫脫

俱係前元成吉思宗枝各夷情願輔助共守哈密內奄克字
刺係罕慎親弟與土魯番有讎亦與陝巴面同心異令以罕
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親睦之九月兵部議奏賜陝巴大
帽大紅蟒龍衣玉革束帶象牙笏復封為忠順王放回羈留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使歸本土十七年正月忠順王陝巴嗜
酒培植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頭目者力克哈率往迎土
魯番速壇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令守哈密陝巴知之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乃哈密都督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不來
至哈密近地刺木城居住守臣差通事毛見等往探之真帖
木兒譯三三堂令人來守哈密我即回守臣乃諭都督奄克

李刺寫亦虎仙等撫集夷衆令迎陝巴回守哈密頭目阿刺
刺等執迷不從仍欲立真帖木兒為王都督奄克李刺寫亦
虎仙同差去官舍董傑等擒殺阿刺刺等六人餘黨畏服乃
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真帖木兒回
還本土適其父阿黑麻死其兄滿速兒立衆兄讎殺帖木兒
不肯回以奄克李刺為外叔袒願依之朱瑄等慮陝巴懷
疑携來甘州正德元年忠順王陝巴卒其子速壇拜牙即襲
封守臣議真帖木兒難以久留中國肅州兵備副使李端澄
以為速壇拜牙即年幼無倚若令真帖木兒還歸禍不旋踵
遂不放歸三年六月速壇滿速兒遣使滿刺法忒渾刺等

進貢乞放真帖木兒回土兵部尚書劉宇從郎中楊廷儀之
議謂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愛之意去魯
番卑詞納貢未必皆實不可放回五年土魯番進貢使臣滿
刺法忒渾刺到京通番本取討真帖木兒六年遣真帖木兒
還時巡撫甘肅都御史張翼等奏真帖木兒來時十三歲羈
留鎮城今已八年彼番三次遣使進貢求討意已勤懇乞准
差人送回本土兵部尚書何鑑會官議奏從之 勅賜真帖
木兒冬夏衣服靴帽行鎮巡官宴待及賞賜速壇滿速兒與
其弟兄頭目及速壇拜牙即并頭目段疋梭布八年奄克李
刺并哈密大小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各通番文譯稱拜牙即

不行正事貪淫壞事不順中國投土魯番領人馬來搶甘肅
滿速兒差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來守哈密巡撫
都御史趙鑑以為連壇滿速兒差人來守哈密忠順可喜差
千戶馬馴等賫送連壇滿速兒織金段二疋絹二疋各色
段二十疋滿速兒弟把巴义等五人頭目五人各段二疋火
者他只丁黑絳織金段二疋各色段十疋寫亦虎仙滿速哈
三各段十疋哈密隨從夷人各段二疋共二百疋仍給鈞帖
獎諭馬馴等訪得都督奄克孛刺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前
遞番書所言相同又訪得真帖木兒并來往裏使到土魯番
傳說甘州肅州十分饑饉人食艸根樹葉餓死無數甘州城

南黑河可引灌城王子去征不用刀箭人皆投順因此滿連
兒要來犯邊又訪得土魯番有精兵四五千迤西紅帽兒夷
虜有五六萬俱要往漢人地方來三月馬馴筆回至甘州呈
報前情火者他只丁差夷人亦思麻因同來遍送滿連兒番
文譯云甘州肅州頭目不知禮我弟兄前兩箇段子頭目也
是兩箇段子這段子州一般你每禮在何處我做十三年王
子差去人不送出來賞賜無有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送
一萬段子頭目一百段子我的人打發送出來不來我領人
馬去插旗在甘州門前天著與你便與你天著與我時與我
那時不要怪皆總制三邊右都御史鄧璋奏言若因逆虜誇

張允其所求不無上辱國體下損軍威乞命大臣一員專一
經略哈密大將一員專備戰守五月兵部會吏部尚書楊一
清等議得賞賜無名不可輕與推舉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
肅等處軍務調延綏寧夏固原等處軍馬遂剿西海亦
卜刺賊務使遠遁過絕土魯番夷使內侵 勅寫亦虎仙等
共守哈密降 勅切責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回拜牙即十年
正月火者他只丁牙木蘭領衆侵犯肅州近邊赤斤王子莊
等處地方搶掠人畜接過番文索更賞賜段疋送出拜牙即
并哈密城池金印澤措段緝毡布三百疋并降到責諭 勅
書差通事馬驥等寫亦虎仙滿刺哈三賚送土魯番交與

火者他只丁嫌少復令馬驥火信等回甘州增取段疋澤文
措羅段毡一千九百疋銀酒壺一把銀盃一箇銀臺盃副
付馬驥等賚送獻還城印差夷使失黑巴息兒等同各國夷
使進貢謝恩十一年六月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
仍據哈密復索段疋特差夷人倒刺火者來探消息七月文
差夷人斬巴思等七人趕馬駝牛羊入關通番文問因何不
與段疋拘留夷使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搜出番文有約都
督失拜煙答通事毛見以為內應毛見文將頭剃與夷相類
悉捕下獄十一月滿速兒牙木蘭領兵會合罕東左衛土巴
部落凡萬餘騎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領軍出南門禦

之敗績官軍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叅將蔣存禮出北門被圍
官軍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陳九疇懼城中回回生變
取斬巴思失拜煙荅毛見等出獄撞死示衆回賊四散殺掠
攻破砦堡六處殺虜男婦千餘頭畜以萬計總兵官史鏞副
總兵鄭蕙十一月二十七日俱統兵迎戰於臨水西黃泥鋪
賊抵肅州凡入境月餘方回十四年巡撫都御史鄧璋奏
魯番節次遍到番文皆謂寫亦虎仙之取城印許段未與
節年貢使俱不發回大抵聲言啓釁之端而欲掩飭犯邊
之罪六次請和乞要照舊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十五年都
御史鄧璋差通事虎得山等責諭速壇滿速兒令其送

回搶去人口彼依送出鎮撫程翥等五十九名并遣使隨帶

方物駝馬復來進

貢嘉靖

二年米兒馬黑麻賞綠錢寧昌

從朱姓巡撫都御史陳九疇依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哈密
衛貢使都指揮火者馬黑木依謀叛律俱各問依斬罪三年

五月巡按御史盧問之將馬黑麻覆審情真依律處決伊
臨刑大呼你看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那時要馬黑麻

那裏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親統夷

衆二萬餘騎入嘉峪關至肅州境內四散殺掠二十八日

攻高臺千戶所城九月初三日圍甘州鎮城攻門凡三日不

拔徃山丹洪水畢家等堡攻破城砦殺掠人民燒毀房屋

以數萬計深入甘州凡四十日九月十九日副總兵趙鎮率
本鎮兵馬戰於張欽城斬首三十四顆賊鋒稍挫至二十
八日由洪水堡迤南區都山口出掠西海而回四年四月速
壇滿速兒差頭目牙木蘭據哈密守之八月領衆三百復
來肅州城下殺掠叅將雲昌領兵禦之陣亡官軍百戶任
許等十五員名五年正月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奏
言嘉靖三年甘州之寇若堡殘破不知若干人畜殺虜何
止數萬比之正德十一年又復數倍為守臣者寇之未來
既不能拒遏寇之既至又不能截殺滿其所欲得利而歸
乃以為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皆被鎗砲打死遂以殲厥

大酋之功而掩其殘破地方之罪近年之擾始固有以致之
後又有以激之巡撫都御史寇天叙等所謂有可乘之隙者
以此醜虜節節遍番文亦往往歸咎于人夫既不能制其命
又無以服其心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阻其犯邊之路乞要
將陳九疇原議速發煙瘴地面土魯番夷使二十八名哈
密夷使二十二名俱暫且羈留不必遷發撒馬兒罕等處夷
使俱驗放出關該兵部奏行接管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審處
差平涼羈住撒馬兒罕貢回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寫亦馬
黑麻土魯番貢回夷人馬黑麻魯迷哈密貢回夷人火者阿
黑麻七月十九日出關省諭土魯番令其悔過服罪送還擒

去人口并哈密城六年三月原差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自
上魯番回遞牙木蘭番文譯云送出和番賞賜方送回人口
并哈密憲不從八月土魯番差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同迭
力迷失馬黑麻進關投遞印記番文有云一要將陳都堂問
罪二要差出和番的人來三件差馬黑麻虎力進貢通路不
和好收拾人馬會了在那裏廝殺外遞番文一十道乃滿速
兒母并其弟姪子婿各差夷使進貢方物索討賞賜巡撫都
御史唐澤等奏留馬黑麻虎力奶翁等於肅州七年二
月起王瓊奉勅總督陝西二邊軍務頭目牙木蘭率衆降
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并賞賜如不放

出即領帖木哥土巴夷衆侵擾肅州牙木蘭運之士魯番
怒欲遣人斬牙木蘭等三之首以歸牙木蘭等聞知懼甚
是年二月十三日棄所積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
千急走肅州逾番文乞容白城山金塔寺住牧鎮巡官議
留肅州是年七月天方國撒馬兒罕番王并哈密頭目各
進貢方物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人護送因賣馬匹獻還原
槍男婦二十一人甲八副交割哈密城池九月瓊至甘州鎮
巡兵備官議以為送還人口什物之數不少悔罪輸誠之文
未上宜羈其貢使於肅州放回護送夷人責其悔罪輸誠縛
送首惡然後許貢使彼進未得貢退未得回制馭在我彼

首自將俯首瓊曰不然土魯番歸處於陳九疇未嘗絕口而
我必欲其自悔已罪以爲輸誠豈可得乎爲首惡者即速壇
滿速兒也而我必欲其縛送豈宜從乎且事有是非可否二
者之間貴乎果決從一無兩可之理如以閉關絕貢爲是則
當盡戮其在內貢使彼衆臨關脅求通貢則出兵擊之斯
可謂之閉絕矣今乃知貢路之不可終絕而姑羈留其貢使
聽其徜徉中華娶妻生子有樂生之心無懷土之思及其駐
兵沙州脅求通貢即放入關豈其庶飭以館待之是我雖未
顯許通貢而彼已窺我有畏彼之心矣故差人遍番文必曰
我會衆王子弟兄并瓦刺達子人馬定要到甘州門上以爲我

且彼二次入寇殺戮官軍驅掠人畜縱橫月餘滿載而出得
來何所憚而知其必不來乎且自羈留貢使至今踰三年矣
而彼駐兵近郊益肆侵侮罕東左衛番夷棄沙州故土入附
肅州自費糧七百石賑之甘肅每銀一錢止糴米三升我之
兵馬被其殘害死徙過半兵寡糧乏彼悉知之而我尚不務
脩文德惟欲以武備虛聲制土魯番之命不亦誤乎又土魯
番貢使見在羈留者止二十八人天方國諸部夷使數百人
可以土魯番悉留不遣乎後來土魯番進貢正副使二十四
人天方國撒馬兒罕進貢正副使三十五人今可一槩羈留
不起送赴京乎况禦夷之道惟當布我信義於行事不必責

彼輸誠於空言今彼既獻還哈密人口而我復逆其詐侮諸國往來夷使羈留不遣彼必又謂我失信益肆繁言彼此要質事類盟詛何時已乎予已奏准不待其求盡放出各國羈留夷人矣公等幸毋異議是月二十七日土魯番頭目虎力納咱兒并瓦刺達子二千餘騎至肅州城外搶掠遊擊將軍彭濟鎮軍三千出城禦之斬首十六級賊衆敗潰遁去時瓊師兵八千赴肅州城賊已遁退瓊遂拘其首使馬里蘇虎力奶翁等於庭責之曰爾夷既已送還哈密城池人口益甲入關未及三月却又領衆來搶爾等即有共謀之情罪甚當死皆令曳出盡殺之冬萬慌懼哀告乞付番書與撒馬兒罕

貢回夷人土魯孫等賫送土魯番王索取認罪番文并搶去
人口從之扭錄馬黑麻虎力奶翁等繫獄土魯孫等至中途
爲西海達子所殺馬黑麻虎力奶翁聞之後從獄中上書乞
再放出魯達進獅子回還夷人火者把好丁滿刺米哥等索
討土魯番王認罪番文并搶去人口又從之十二月二十八
日火者把好丁等同土魯番王差夷人把提滿哥等七名送
回搶去漢人一十一名八年正月十五日速壇滿速兒賫迤
番本內稱牙木蘭馬黑麻虎力奶翁等使臣并和番賞賜快
些兒打發出來及稱前幹的歹事悔了虎力納咱兒問了罪
了瓊會皇太監張洪都御史唐澤劉天和總兵官姜夷副使

趙載李淮等引諸夷伏於階下令通事省諭之云你如今獻
還哈密送回人口又將犯邊虎力納咱兒等加罪我等遵朝
廷的命將你先差來的使臣馬黑麻虎力奶翁等牢裏熬
來起送赴京進貢去其餘各年進貢的男婦一千人盡都放
出去了普哈丹你先說他壞事要碎割了他你今却要討他
虛實你知也放了去你自處置他牙木蘭原不是你去魯番
人因你要殺他害怕投著來你先有番文說他去時去了罷
也奏知 朝廷安插別處不敢擅放再不必來討關出賞賜
放出去的夷人都自帶著裏少了的是他自花費了你如
今又要和番賞賜舊無這例誰敢擅與你馬黑麻虎力奶

翁回來時 朝廷自有賞賜你若悔過了罪過知感 朝廷
大恩 朝廷自有好意賞賜以後你若無故生事再來無禮
將你進貢的人定都殺了諭畢各夷聽服別無異詞將各夷
量加賞犒放回本土瓊會鎮巡官奏言土魯番自嘉靖三年
入寇之後屢肆侵侮苟求通貢至今四年之久方纔獻還哈
密送還人口節次差人懇乞和好自此哈密可漸興復夷情
可漸平定乞 勅兵部會官計議以後土魯番無故再來犯
邊應否將本番進貢夷人殺戮懸首蒙街傳之境外以振國
威牙木蘭再來懇切乞放應否曲從并獻還哈密人口應
否例外加賞俱從長議擬奏請 聖裁該兵部會官議擬

覆頭節奉 聖旨這夷情卿等既會官議處停當依擬行天
方國撒馬兒罕貢使二十一人土魯番貢使二十四人俱起
送赴京放出各國久留貢使男婦八千三百九十一人于白城山就
人土巴帖木哥部夷男婦八千三百九十一人于白城山就
令本衛都督日余刺鈴東時哈密衛都督的吉孛刺部夷
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掌卜達兒子鎔南東在肅
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州壩山
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住牧是年土魯番西速
壇滿速兒以弟把巴察於曲先城長子沙速壇於察力失
次子馬黑麻據哈密各住守

邊政考卷之十二

西羌經略

趙充國字翁孫神爵元年爲後將軍擊先零諸羌帝問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國曰兵難逆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至金城充國常以遠斥埃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充國以爲先零首爲叛逆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

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
渡湟水道阨陘充國徐行驅之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
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燔
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聞之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
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
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丘霍書充國
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谷芡藁調度甚廣
繇役不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
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懇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

出賦人二十晦益積蓄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
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
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
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
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
其計詔兩將軍與中即將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
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二年充國奏言羌本

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溺河湟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是年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自漢以來經略河西者充國稱全勝非以其得屯田之利耶議曰留兵屯田步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此河西經制之長策雖行之萬世可也蓋以靜御動以逸待勞自足坐收成筭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

虞詡字升卿武樂人也至初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
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起太公爲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
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
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詔議元初元年遣任尚爲中郎將將
羽林緹綺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詔說尚曰使君頻奉國
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
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
矣詔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
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

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今出錢數千二
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
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聊上言
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順帝末建四年詔上屯
田詵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
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利水艸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
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
被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
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軍外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宣開
聖聽者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徙者各
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旣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
年

馬援字文淵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塞內金城屬縣皆為虜有
建武十一年拜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羌于臨洮斬首數
千級獲馬牛羊萬餘頭諸羌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登隘援擊
之羌徙于吾谷援掩赴其營羌大驚擾復速徙唐異公帛
援復乘夜放火擊之虜大驚斬首千餘級而還援中矢貫臆

帝以重書勞之賞賜牛羊數千頭援盡須諸賓客民歸者三
千餘戶援爲置長吏繕城郭鳩墾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諸羌八千餘人皆詣援降

孔奮字君魚茂陵人建武五年爲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
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
郡四年財產無所增且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
清潔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膏脂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被
徵日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追送
數百里奮一無所受既至京師拜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

疾非郡中稱爲清平

趙冲順帝時爲武威太守時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
兵爲節度漢安元年以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乃
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疊北界
三年冬冲擊諸羌斬首四萬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
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於是諸羌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降建
康元年復追叛羌于建威鷓陰河遇羌伏兵與戰没冲雖身
死而前後殄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馬賢元初間領征西校尉事永寧元年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
人寇張掖賢將萬人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

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前種大塚饑五等以賢兵
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燒當燒河種聞賢還率
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畢
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賢率兵召盧忽忍之因放兵擊其種
獲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重書
封賢安亭侯後麻奴等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寇
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賢後
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張旣高陵人魏文帝初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
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刺史鄒岐以旣代之旣至金城遂渡

河賊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據武威遂前軍顯美胡騎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既夜藏精卒三千爲伏使餘騎挑戰胡果爭奔因發伏兵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詔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封卿侯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攻邊縣既擊破之衡等降遂上疏請治左城策障塞置烽火郵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後西平麴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且光欲以羌胡爲援乃檄告諭諸羌爲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

通志卷之二
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既臨二州十餘年惠
政著聞謚肅侯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武帝咸寧五年涼州刺史楊欣為虜
樹機能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
我討此虜通涼州朝臣莫對隆進曰臣能平之請募勇士三
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秉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
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
從帝弗納隆募能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立標簡試得三
千五百人帝又給其二年軍資隆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數
萬計乘險設伏隆以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

地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行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
謀間發出其不意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
至西音問斷絕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歎笑詰旦召
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設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
威鮮卑六人帥萬餘落歸涼州遂平太康初爲西平太守
西平今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
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稍怠隆
因進兵擊破之虜不敢復爲寇末熙中封奉高侯積千餘年
威信振于隴右

車古制也衍原通衢戰守利焉籍以取勝豈特隆然哉今

則駕馬之制不可行矣蓋火攻之法怖亂跳趺馳驅不為所使其何能陣其惟步車乎進退之圖機在我也

唐璿字休景始平人聖曆中授涼州都督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奔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麴奔布支親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首獲虜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中宗嗣聖九年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窺璿武后問之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殲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

大將軍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嗣聖十八年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輸虜繞四百里虜來必至城下元振始于南破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闕屯田盡水陸之利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得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豎碑頌德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突厥部落款塞願和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壺獎歡迎

古今經略河西者豈一才智之士哉所視以為今日法程
趙充國郭元振是也元振於南磧口築和戎城今古浪也
北境磧中建白亭軍今鎮番也所謂扼虜之吭而附其背
也城於斯田於斯守於斯行之萬世可也

蕭嵩開元十四年吐蕃陷瓜州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
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辰
鬪迄晡乃大清虜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
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五年為河西節度使時王君奭新敗及
瓜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
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爲瓜州刺史脩復城市收合流散及縱反間與吐蕃國中云
大將悉諾邏與中國通謀替並誅悉諾邏初悉諾邏威名甚
盛旣被誅吐蕃少衰

西羌經略

洮岷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小子也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去病斬首捕虜甚多封冠軍侯元狩三年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收休屠王祭天金人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夏與合騎侯敖洪俱出北地去病遂深入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裨王見漢軍多將與不降者遁去去病馳入斬共欲亡者八千人遂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旣至長安天子嘉去病之功益封七百萬戶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徭役元狩四年上令青去

通考 卷三
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
躬將所獲輦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獲鬮頭王韓王等三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翰海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

張紆章帝元和初為隴西郡太守燒當羌迷吾及弟號吾寇隴
西紆將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紆放遣之
羌即解散章和初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紆代為護軍校
尉時迷吾寇金城紆遣將擊敗之迷吾因譯乞降紆納之
因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自擊鼓伏起誅殺首豪
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塚得生口二千餘迷吾

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

鄧訓南陽新野人禹之子漢章帝章和二年爲護羌校尉迷唐
兵萬騎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脇下小月氏胡訓擁衛令不
得戰議者非之訓曰諸胡所以難服者恩信不厚耳今因其
迫急懷之以德庶能有用遂令開城門悉胡妻子納之嚴兵
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困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
子是得父母也咸喜叩頭曰惟君所命訓撫恤賞勞諸羌種
太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八百戶來降訓因發兵四
千人出塞擊迷唐破之衆悉離散永元元年春迷唐復歸散

地訓發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於篋上以渡河掩擊大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馬牛羊三萬餘諸羌殆盡西徙千餘里部落皆叛之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訓威信大行遂罷兵惟置弛形徒二千餘人分理屯田脩塢壁而已

曹鳳和帝十四年安定降羌燒河種又郡兵滅之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後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先是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窳相曹鳳上言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互

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阻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

段熲字紀明姑臧人會宗之從曾孫也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

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昔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旣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

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末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未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頰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十餘級頰復追之且破追士皆重趺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曰臣本知東

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思慮思為未寧之筭而張
與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臣云用兵連年累見折衄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
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
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
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為深
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應無折衄案與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誕辭妄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
居內地前當煎_煎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豈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
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植
又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
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
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頗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
亭山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
令千餘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三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
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
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
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

蘇則字文師少舉孝廉茂才魏太祖征張魯使為君導魯破徙為金城太守時喪亂後吏民流散戶口消耗則撫循之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流民歸者數千家乃明禁令賞善誅惡教民耕種歲大豐歸附者日多太祖崩文帝以則平隴西反羌功拜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又遷金城進封都亭侯食邑三萬戶徵為

侍中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魏恭帝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刺史使持節總

管河州七防諸軍事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
大營屯田以省運漕歟設斥堠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歛迹不
敢東向

河州厥田上上歲穫則熙隴無虞屯計成公私藉甚今
敝矣占沒侵漁詳禁莫之及司屯政者圖之

李靖字藥師從秦王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汪陵
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武德四年九月舟
師叩夷陵乘亂縱兵擊之取四百艘溺死者萬人又輔孝
恭王討輔公柘擒之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
三千夜襲定襄破之以靖為定襄道總管擊頡利督兵

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頃之吐谷渾寇邊以靖爲
西海道行軍總管決策深入殲所殺獲國人殲降吐谷
渾伏見秋感自經死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
南平其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唯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對曰徃憑天威得效尺寸今雖衰疾陛下誠不棄病且瘵矣
帝憫其老不許病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薛訥字慎言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武后時以納世將詔攝左
威衛將軍開元元年奪訥官爵二年吐蕃一十萬寇臨洮
至渭源掠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為隴右防禦使與郭
知運王駿率兵擊之追及賊戰破其衆羌至洮水又戰

長城堡殺虜數萬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又破吐蕃於蘭州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神宗熙寧元年韶詣闕投匭上平戎三策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蕃部論以成敗遂留宿明旦羌與夏人皆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五年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韶躬擐甲冒塵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餘黨復集韶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置熙河路陞鎮洮軍爲熙州以韶知州事兼經略安撫使韶築熙州諸關砦西蕃瞎征

叛韶進復河州獲瞎征妻子諸羌皆降瞎征復叛入河州韶
伐取之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衆據河州韶進戰破
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岷實二府洮臺羌首皆以城附韶軍行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
韶入朝瞎征以韶去復圍河州韶與李憲自京師日夜馳
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
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
知援絕拔柵去初朝廷議弃熙河韶數戒韶輕出及是帝
大喜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
帳瞎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

瞎征及其妻子赴京師詔入爲樞密使

熙河今臨洮是也自韶經略之後始爲全州盖古开勝之地今則貧於輸餉困於戍遣板屋蕭然矣奈何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爲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禦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野人關羌人族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

洮岷通爲一路進西上閣門使克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
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故一
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
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邪檄
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
疊宕未款附者遵裕以逾龍珂地有塩井遂築塩川砦
瞎吳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擾邊韶遣張玉攻討遵裕曰
青唐無罪第爲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
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瞎吳叱知不附已潰去

遵裕曰舉事先建堡砦備兵糧然哉豈特禦羌以之

禦虜亦然也

种誼字壽翁熙寧初以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
河副將使青唐自蘭渡河討賊斬首六百元祐間復以平夏
人功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
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誼請城定遠以振衝要從之紹聖初
再知蘭州脩明軍政羌人信服

定遠舊隸金州元併龔合定遠二縣入州國初改爲
金縣通遠即今鞏昌府

趙隆字子漸熙寧初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
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泉近賊營隆獨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戰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從
李憲討鬼章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宗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又禦夏人于鉄山隆
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熙寧五年從王韶爲先鋒拔鎮洮軍復與
羌戰盡得河湟地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
一遂知州事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復知河州副李
憲討生羌于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維朴羌族十
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元豐中取定西降戶五萬遂城
蘭州遇賊數萬于女遮谷授登山逆戰賊夜遁去又踰

天都山焚南牟屯沒湮凡師行百日轉鬪千里始入塞

露骨山即雪山在河州天都山在西安州

姚雄字毅夫五原人紹聖中知熙州今臨洮時章棻知渭州請
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方與役時夏人以其衆來乘雄
部熙河兵策援斬三千級俘虜數萬城成賜名平夏擢雄
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尋徙河州种朴與羌戰沒王贍軍
陷敵中雄初以詔赴援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
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道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
始絡繹于路加復州防禦使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

三至

通志考 卷十二
安鄉關在破口山去西寧三十里兩山峻峙如虎踞然為
湟鄯往來咽喉之地漢名湟撻夏脩閣道宋築省童城
又名綏遠關此要害也

范育字選之舉進士元祐初出知熙州時議棄質孤今蘭
州地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北兩堡者蘭州之
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背之憂矣又
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
報

跋邊政考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分守隴右道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山東張鈇撰

我

皇上統天御極仁育義正篤念

祖宗混一廓清之功二三元老秉德分猷爰飭邊政

命下御史臺移檄巡按御史覈之江右張公按西土據檄摭素
閱月成編曰邊政考爲目者十二由圖籍而上緣臺檄而悉
其詳由事類而下伸臺檄而要其趨乃其意托諸未盡之言
理闡諸方淪之迹事該詞核旨完慮遠譬諸大成之樂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一唱三嘆之餘又出於音聲之外舉而措之翼

跋

右邊政考十二卷。明張雨撰。明嘉靖丁未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明制「巡按監察御史。每三年一次閱視各鎮軍馬器械。體察將官賢否。同畫圖具奏。并繳本查照施行。」是書爲張雨巡按陝西時。究其邊疆故事。關鎮險阻。著爲是編。卷一至卷四爲三邊四鎮。榆林寧夏固原等處輿圖。卷五北虜西域西羌三夷紀事。卷六爲三夷部類沿襲之名。約由上古獫狁匈奴月氏大宛以迄明代韃靼瓦剌諸部族事蹟。擇要鉤玄。著爲旁行斜上之文。卷七至卷九北虜西域西羌各族事實。亦以表行之。卷十至卷十二爲歷朝平虜諸臣傳記。總括歷朝邊防大政。體

例簡要詳明。是書未見四庫著錄。千頃堂書目作全陝邊政考二十卷。二十卷乃十二卷之誤。西北邊事。擴集無遺。然實非盡爲全陝而作也。明自洪武以來。設大寧諸衛以屏藩東酋。立三邊四鎮以鞏禦套虜。制馭諸夷。立法尤善。自正嘉以還。邊事日壞。北寇闖入。守臣失防。而西陲遂多事矣。蓋邊圉固而後可以內政修。觀諸往古。無不皆然。清廷之所以能綏服西北者。亦在康熙乾隆兩朝。平定蒙古。新疆青海諸役。其方略具在。昭揭可覩。今者邊事日亟。西北爲吾國屏藩。研治考察。尤不可緩。此數卷之書。雖爲明代邊陲之事。過往之蹟。然歷代部族之因襲。地理之沿革。大要靡明。庶可爲今日之借鏡乎。安陽謝國楨